

圍城苦戰

抗戰勝利七十七周年之際，讀邱逸教授與葉德平、劉嘉雯合寫的書《圍城苦戰——保衛香港十八天》，英烈們的故事徐徐展開。

抗戰期間，「東江縱隊港九大隊」還真沒有經歷過響噹噹的哪次大戰役，而他們對中國軍隊和各國盟軍的營救、轉移、情報收集的貢獻，角色不可或缺。坊間傳頌最多的，是他們救援和轉移教育界、新聞界、文化界知名人士，在營救盟軍方面發揮的作用，關注偏少了。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港九大隊配合中央開展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工作，實施營救因困在港的盟軍和國際友人，向各方提供情報，實施對日作戰。

一九四二年，英軍戰地醫院的賴特上校、海軍上尉摩利、海軍中尉大衛被囚禁在深水埗集中營。一月九日晚，賴特的中國秘書李玉標在港九大隊的協助下，帶領他們逃出集中營，來到山寮村，其後游擊隊用船隻護送他們經大鵬灣，到達東江游擊隊駐地田心村。同年二月，游擊隊救出



柳絮紛飛

小冰

四名被俘英軍，上尉湯遜、湯姆生、波利斯特夫人、英國陸軍軍官波生吉，比爾斯中尉，也是用民船護送他們渡過大鵬灣，輾轉惠州、韶關，到達安全的桂林和重慶等地。

港九大隊對盟軍最大的一次營救，估計是救出那八名美國飛行員。以美軍第十四航空飛行指揮員克爾（Donald W. Kern）中尉為例，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，他駕駛戰機轟炸啟德機場時，戰機被日軍擊落，他帶傷跳傘降落觀音山。為搜捕克爾，日軍出動一千多名兵力封山尋找。在港九大隊的掩護下，十四歲的游擊隊小交通員李石和女游擊隊隊員李兆華實施救援，最終使克爾成功逃出持續半月之久的日軍大搜捕。

救援英國軍隊服務團的二十名團員，是港九大隊值得稱頌的另一次行動。那是一支英軍情報部隊，抗戰期間活躍於中國華南地區。在他們被關押日軍的集中營期間，港九大隊參與了收集情報、營救以及策反，並且大獲成功。

資料顯示，有二十名英國人、五十四名印度人、八名美國人、三名丹麥人、兩名挪威人、一名蘇聯人，以及一名菲律賓人在港九大隊的施救下成功脫險，當中包括賴特上校、祈德尊爵士、David Bosanquet、來自澳洲的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賴廉士爵士，以及「不列顛帝國憲章」獲得者Gordon King等。

《圍城苦戰——保衛香港十八天》一書，在整合中英日三方史料的基礎上，把當年的戰鬥——道來，重新審視那段歷史，以孫子兵法的原則探討作戰雙方的得與失，是歷史的再現。

►《圍城苦戰——保衛香港十八天》，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三年。



在凱司令

凱司令是家西餐店，在張愛玲時代，它位於上海靜安寺路西摩路口。《色·戒》裏易先生為何選擇在凱司令同王佳芝會面？借用張愛玲的話，因為這家門臨交通要道，碰見人也沒關係，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，像是有瞞人的事。

凱司令建於一九二八年，距今已有九十多年歷史，是家標標準準的百年老字號，如今已遷至上海南京西路。凱司令之名，傳說是為了紀念北伐軍勝利凱旋，所以紅色招牌上寫有一個大大的「K」字。現今的上海灘，新式西餐店層出不窮，但凱司令在上海人心目中的位置，仍代表一種精緻的上海灘情調，儲存着深切濃郁的老克勒腔調。

春日的一個黃昏，我走進了凱司令。一樓西點櫃，絡繹不絕的客人低頭在冷氣玻璃櫃枱上挑挑選選：栗子蛋糕、攪奶油、哈斗、拿破崙、雙牛利、蝴蝶酥、曲奇餅、芝士白脫卷……凱司令的西點品種多，名字洋氣，單是看看就叫人味蕾大開。其實凱司令的西點，並非從國外傳來，而是上海的西點師傅採用本地的食材，結合本地人口味，在傳統工藝上注入西方元素而成。

凱司令家的明星產品，非栗子蛋糕莫屬。《半生緣》裏，張愛玲寫曼楨在醫院裏生孩子，看到鄰床的家屬吃了一地的栗子殼，便想念起栗子蛋糕。於是曼楨特地跑了一趟，買回了栗子蛋糕。凱司令的栗子蛋糕，糕坯裏含有用當季栗子打碎的栗蓉，蓋上層層疊疊的鮮奶裱花，栗子味與奶油香相混合，口感扎實而綿長。上海灘其實有多家西點店生產栗子蛋糕，不過在栗子蛋糕的排行榜中，穩居TOP1的還是



飲食男女

陸小鹿

凱司令。除了原味之外，如今凱司令還開發出白脫栗子蛋糕、雀巢栗子蛋糕、芝士栗子蛋糕，滿足越來越挑剔的現代人的不同口味。

凱司令的三樓是一間西餐咖啡廳，經營法式西餐。復古的人字櫟、昏黃的歐式籠燈、古銅色吊扇、紫色椅子，時光彷彿定格在上世紀中葉。我挑了一個臨窗之位，點上一客焗蝸牛、蒜香法棍、鄉下湯，入眼是窗外鬱鬱蒼蒼的梧桐和高聳的梅隴鎮廣場，身邊服務員操着一口軟糯婉轉的上海話，此地此景確實很上海。

去凱司令晚餐的那天下午，我去安福路話劇中心聽了王安憶的《長恨歌》講座，包裹正帶着本《長恨歌》。一個人晚餐，最合宜的佐餐方式莫過於閱讀。取出《長恨歌》，邊用餐邊看書，弄堂裏走出的王琦瑤，雖居於狹窄的石庫門，卻樂於取悅自己，省下錢來打扮得山清水秀，去百樂門跳舞，吃凱司令西點，買「哈爾濱」的咖啡豆……彷彿歲月一直如此悠然，人生的起起落落不過是個頓號。

這是根刻在上海人骨子裏的一種樂觀，一種腔調，一種從容。再爛的生活他們也不會喪失對美好的嚮往。就像孤島時期的某天深夜，張愛玲在家裏聽到遠處跳舞廳傳來的音樂：「薔薇薔薇處處開。」聽到這首歡快的歌，她不禁心潮起伏，感慨連連，寫下這樣的語句：「在這樣殘殘的，大而破的夜晚，給它到處開起薔薇花來，是不能想像的事，然而這女人還是細聲細氣很樂觀地說是開着的。即使不過是綢絹的薔薇，綴在帳頂、燈罩、帽檐、袖口、鞋尖、陽傘上，那幼小的圓滿也有它的可愛可親。」

爵之春秋



閒話煙雨
白頭翁

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一件青銅器爵，可能是目前能見到的中國最古老的青銅爵，它為中國最古老的夏王朝所鑄造。不知道這件被專家命名的「乳釘紋青銅爵」是哪世哪王所造，但歷史確有記載，夏王朝鑄造青銅器的光耀歷史。《左傳》記載「昔夏之方有德也，遠方圖物，貢金九牧，鑄鼎象物。」很可能在春秋時代，尚有夏鼎可觀。夏王朝的遺存之物太稀少了，那又是中華文化的源頭，神話般的堯舜禹後，就是光彩輝煌的夏王朝，它是中華民族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；很多人很久都不承認它的存在，因為夏王朝遺留下來的實物記載太稀少了。難道遙遠的東方真有這麼一個高度文明，燦爛文化的封建王朝？直到一九七九年，在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的夏商代的陶器、酒器、食器、玉器、青銅器，用夏商時代的實物證實了夏王朝的存在。二里頭遺址也被命名為殷墟遺址。其中出土的酒器有煮酒用的盞，有溫酒用的鬯，喝酒用的爵，而那隻珍貴的唯一的青銅夏爵，正是出土於二里頭夏墟遺址。也

說明酒在夏王朝如何受到重視，飲酒在夏王朝如何高貴，祭酒在夏王朝如何至上。

這件被命名為「乳釘紋青銅爵」的夏爵着實不凡，彰顯夏代中華文明。

這隻夏爵靜靜地立於紅絨之上，四千餘歲矣，古老卻不老拙，蒼健充滿活力，充滿朝氣；造型飄逸前衛，結構優美俊俏，合理適用；既輝煌大氣，又玲瓏輕巧；長流尖尾，束腰細足，美輪美奐。夏爵前有流，且流細長像鸛鳥的喙，似乎是讓酒在流中流一會兒，流出感覺來；後有尖嘴尾，是用來往爵中倒酒的，後尾扁短頂尖，像一隻張開的鴨嘴；爵身圓，中間束腰，有一種流線的美感；長長的爵足高立，彷彿鶴立平湖；這隻夏爵實在美！夏爵的中部鑄有一個讓人手握的把手，即「鋳」，這個「鋳」與前流與後尖正如形成九十度，是持爵敬酒的最佳角度，夏人多智，設計得天衣無縫。流與爵口之間立有兩顆圓頭尖底的小柱，像兩個雨後剛剛出牙的小蘑菇，至此再無飾物，僅在爵腹一面有兩道線紋，有五顆乳釘分

開學記



市井萬象



踏入九月莘莘學子又開學了，面對疫情肆虐，近日確診數字高企，雖然天氣炎熱，有家長仍然為小孩佩戴

兩個口罩以保安全。疫情下既要防疫又要兼顧學業真是苦了孩子和家長。

圖、文：遂初

飛行



君子玉言

小杏

飛行可能是人世間最易得又最神奇的體驗。一場漫長的飛行，跨越夏與秋兩個季節，跨越東與西兩個半球，跨越浩瀚無垠的大洋，也跨越各色人群的聚散，跨越不同的文化地帶。也穿越了糾纏不休的疫情，穿越了時差交替帶來的凌亂三餐和凌亂作息，穿越了心緒的萬千起伏。

一場飛行，人間萬景。

南中國海的這座城市，過去曾是無數次出行的出發地和目的地，這次成了中轉地。

傍晚臨近伶仃洋，窗外一道斜陽一閃而過，如神來妙筆，瞬間點雲成形，漫天緋紅、漫天粉紫，淨空一片奇妙之光，如夢幻仙境。悄悄視為開啟此程的祥瑞佳意。

萬家燈火時落地。北京已是秋高氣爽，這裏仍然那副與想像無異的滯熱黏稠。雖然只是機場，雖然只是過路，但感覺如故地重遊——機場大廳清晰的指示牌，候機廳的漂亮地毯，潔淨的衛生間，專業的服務風格，茶餐廳的標牌，免稅店淡淡的香氛……都提示着——嗯，是她，就是她。

不遠處的島嶼上，還有熟悉的友人、熟悉的街景、熟悉的氣息，以及曾經熟悉的生活。我與他們這麼近：不過是一彎海角一座大橋，四十分鐘。感覺上更像只隔着一層玻璃窗，看得見他們每一張溫善親切的笑臉，聽得見他們的聲音，甚至好像看得見他們舉起手中的茶碗向我招手致意。

這些不曾遠去的友情，成了此刻一個清晰暖色的背景板。哪怕隻身在空曠的候機大廳默默等候三四個小時，也不覺孤單。

突然間感慨萬千。轉身之後的第一個重逢，整整半年，恰恰半年。告別時，是早春的凌晨，薄霧微寒。再遇時，是初秋的傍晚，彩霞滿天。

神奇的是，此時此地，接到電話，又是WG弟和M兄，出行前聯繫的又是Connie。隨身攜帶

的，是小樂寄來的書。來來去去，物是人情亦是。友情這個東西，是一種全天候的恆溫「雲」存在。與半年前不同的，只是一個心境。在這裏生活時，總覺得自己是個過客，離開後才發現，這座城市，已經有了故鄉的意味。

飛行打亂了作息規律。前段航程剛吃過晚餐，再次登機後，又是一頓晚飯。此時已是凌晨兩點，滿艙瀰漫着咖喱的味道。不變的，是哈根達斯冰淇淋。

坐遠程飛機一向難以入眠，加上心緒滿溢。看了會兒書，已是凌晨三點，舷窗和燈光已關，機艙內安靜昏暗。開閱讀燈怕影響鄰座休息，索性戴上耳機看電影，一口氣看了三部。屏幕上的是《Norman》殘酷的情節和壯美的外景，身邊是昏暗的光線和酣睡的人們。默默聽着莫扎特、蕭邦的古典音樂，小睡片刻。

不知這如燕雀輕盈飛翔的飛機，承載了人們多少心事？如若將心事拿出來稱重，不知會超重多少？

機艙漸漸有人聲，早餐如常送來。舷窗外又一道霞光，起初習慣性以為是晨曦，轉而天色又暗，才恍然發覺這已是西半球的晚霞——一次航行，兩場晚霞，多賺了一場。

進入入境大廳排隊時，人們方才互相見到同行十幾個小時的同

路人。人世間百種情緒，投射到旅行中無數個形形色色的面孔，濃縮成期待或者不安，沒有一張是漠然的。雖然大多還戴着口罩，但眼神中，仍可看出凝重和倦意。

入境官似乎理解人們的心情，手續出乎預料地順利，只是兩聲「謝謝」即OK。一個小時後，走進陌生城市的街區，夜色已至最深。未幾時辰，即將迎來另一邊海岸的黎明。

有別於平常飛行的輕鬆，疫情之下，每一部舟車，每一個長途跋涉，都是一程沉重又珍貴的奔赴。

於有些人，這一程可能是三年來的第一次遠行，可能是衝破重重隔絕後來之不易的擁抱，可能是下次不知待何年的珍稀團聚……每一次千里迢迢的奔赴，也承載了無數份沉甸甸的責任。這份責任，成了非常時期旅行的意義。

經歷過許許多多之後，終於意識到：每一個再尋常不過的場景，對於當下和未來，或許就是唯一。曾經說走就走的自由，隨時會變成不可控的無奈；曾經說見就見的相聚，隨時會成為遙遙相對的期待。波瀾起伏的大時代下，點點滴滴的凡俗細碎、人間煙火，倒更加難得。此時此地此景，既有現在，就只在現在。永遠不可能重複。

這個認識，讓人心如刀割，又倍加珍惜。



▲初秋的傍晚，彩霞滿天。

作者供圖